

世界大思想家叢書之二

托爾斯泰

德國 S · 褚威格著

許天虹譯

改進出版社發行

— 2 —

書叢家想思大界世

托爾斯泰

德國 S. 褚威格著
許天虹譯

行發社版出進改

世界大思想家叢書之二

托爾斯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九角五分

著者 德國 S. 緒威格
譯者 許天虹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月初版

永安 撫溝街
南平 中正路
長汀 中山路
三元 中山路



像 泰 斯 爾 托

前記

這本書——連「傳略」和「著作表」在內——全部譯自德國褚威格 (Stegan Zweig) 所編的「托爾斯泰的思想」一書 (The Living Thoughts of Tolstoi——一九三九年英國 Cassell 公司出版) 。頭上的一篇「緒論」乃褚威格所著，(英譯者爲 Barrows Mussey) ，用以約略說明托爾斯泰的思想並加以評價者。其他的三篇論文——「托爾斯泰的人生觀」、「托爾斯泰對其時代的批評」、及「托爾斯泰的歷史觀」——都係褚威格自托氏的長篇作品中摘下來。(各篇出處都註明於題下) 這三篇論文的英譯文，以及後面所附的四篇表現托氏的倫理思想的短篇小說，都取自 Nathan Haskell Dole 英譯的「托爾斯泰全集」。

原編者 S. 褚威格是當代的一位德國作家。他對於德、法、英、俄各國的文學都頗有研究，著有文學家傳記多種，(其一羅曼羅蘭「一書早已由楊人梗先生譯成中文——

商務出版)。他在美、法等國的名聲，似乎比在他本國更大。他也是一位反法西斯的作家；所以在希特勒上台後，也被放逐在國外了。現在好像在美國講學。

在目前來介紹托爾斯泰的思想，似乎有點不合時宜。因為一提起托爾斯泰，一般人就會聯想到「無抵抗主義」，其實托爾斯泰並沒有叫我們「勿抗惡」；他只勸我們「勿以惡抗惡」，「勿以暴易暴」。——這在他的短篇小說「三譬喻」中說得非常明白。反之，他那種「嫉惡如仇」的精神，他那種「敝屣尊榮」、「不畏權勢」的氣概，倒很值得我們效法。

至於托爾斯泰的思想體系中的缺陷，褚威格已在「緒論」中明白地指出來了。同時他也告訴我們，托氏的思想如何有力地推動了現代的兩大彼此截然相反的運動——印度的「不合作運動」和俄國的「波爾雪維克革命」。

不用說，我們介紹托爾斯泰的思想，並不是表示我們信奉這種思想，希望別人也來接受牠。我們介紹一位大思想家的思想，不過是希望讀者能知道一個梗概，以便進一步去研究這種思想的究竟，明瞭其長處與短處，以及不適用於我們的「國情」的地方，使得我們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更其堅強起來吧了。——我想改進出版社刊行「近代大思想家叢書」的本意，也不外乎此吧？

托爾斯泰傳略

萊奧·托爾斯泰伯爵 (Count Leo Tolstoi) 於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生在俄國亞斯那亞·波雷亞那 (Yasnaya Polyana) 其祖先的家裏。他的祖先都是貴族，門第是很高的。他在少年時很放蕩，後來進了軍隊，在「克里米戰爭」中參加作戰。當他還在服役時，他就開始寫作了。到這場戰爭結束時，托爾斯泰已成了名。他的思想日漸嚴肅起來，染上了社會主義的色彩，這又得到了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開明施政方針的鼓勵。一八六二年，他很美滿地結了婚；此後十年間，發表了他那兩大部長篇鉅著：「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卡雷尼娜」。他的後半世都住在自己的田莊上，行着善，過着一種日益樸實的生活。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正當他從家裏出奔，要去尋求他的理想生活時，他突然得了病，寂寞地死在一個小火車站上。

目次

托爾斯泰像

(扉頁)

前記

托爾斯泰傳略

緒論——托爾斯泰的思想

托爾斯泰的人生觀

托爾斯泰對其時代的批評

托爾斯泰的歷史觀

大棒尼古拉

三警喻

阿沙哈頓王

人靠什麼生活

托爾斯泰著作表

一

一一七

一〇九

九五

八五

七五

四九

二三

一

一

一

緒論——托爾斯泰的思想

一八八三年三月七日，偉大僅亞於托爾斯泰一籌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寫了一封很動人的信給他的朋友——正住在亞斯那亞·波雷亞那（註）的托爾斯泰。在這幾年間，他所尊崇爲本國最偉大的作家的托爾斯泰，已由文學轉向了一種「神祕的倫理學」；這位在描寫「自然」和人物的本領上超過其他一切作家的人，現在棹上只放着些神學上的論文和一部聖經——屠格涅夫對此已不安地觀察了好幾年。他生怕托爾斯泰也像戈果里那樣，將其最富於創作能力的歲月浪費在對於世人毫無意義的宗教思索上。所以，在他最後一次病中，他伸出手來拿了鋼筆——或者應說是鉛筆，因爲這時他已無力握管了——

（註）Yasnaya Polyana 爲托爾斯泰故鄉。——譯者

對他本國最富於世界性的天才作一動人的懇求。他寫道，這是一個垂死的人的最後的，誠懇的請求。「回到文學來吧！這是你真正的天稟所在處。俄羅斯的大詩人啊，請聽我的祈求！」

這封信寫到中途，他就無力寫下去了（屠格涅夫這樣註明着）。對於這動人的臨終的呼聲，托爾斯泰並沒有立刻答覆；當最後他要想答覆時，已經太遲了。屠格涅夫沒有知道其切望有否被接受就死了。托爾斯泰大概覺得難以答覆他的朋友，並且聽從其意見吧，因為驅使他去深思，尋求上帝的，並不是虛榮心，也不是理論上的好奇心。反之，他覺得自己的這種傾向並不是自願的，實在是違反自己的意志的。塵緣很深的托爾斯泰，曾比任何人更甚地看到並且感到塵世的肉慾方面，以前從未表示過對於玄學的傾向。他從未因為原始的衝動或思索的樂趣而成爲一個思想家；在其史詩似的藝術作品中，他所最關心的乃是人生的肉慾成分，並不是人生的意義。所以，他不是出乎本意地轉向思索的，而是由於突然受了一個打擊——來自外邊暗中的什麼地方的一個打擊。這打擊使得這個一向昂首自信地生活着的強壯，結實，健康的人竟搖搖欲墮，不能不用戰慄的手去尋求支持物。

托爾斯泰受到這內心的打擊，是在將近五十歲的時候；這打擊沒有適當的名稱，而

且也沒有任何可以目觀的原因。凡是幸福的生活所需的一切條件，在這時他已毫無缺憾地具備了。托爾斯泰很康健，在體格上實在比任何同時代的文人都更強壯；他的智力很旺盛，藝術生活也很飽滿。他擁有着一片大地產，在物質方面毫無憂慮；論名望，第一他是最高貴的一家貴族的後裔，第二——這是更重要——他是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和名著全球的小說家。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滿：他有妻子和兒女，找不到絲毫不滿於生活的外部原因。

於是突然從暗中來了這個打擊。托爾斯泰覺得自己遇見了什麼可怕的事。「生活突然停住了，變成了醜惡的東西。」他覺得他的四肢彷彿都在問他自己怎樣了——為什麼有這突然的憂鬱，有這些一陣陣的恐怖，為什麼沒有東西再能感動或使他高興？他只覺得工作變成了可厭，他的妻子變成了一個陌生人，他的兒女們都跟他漠不相關。一種厭世之情 *Tedium Vitae* 佔有了他，他把他的獵槍鎖藏了起來，因為恐怕在絕望時用牠來把自己打死。「在這時，他才明白地了解（在「安娜·卡雷尼娜」中，他借其主人公李文來如此描摹他自己的情形），一切有生之物，連他自己在內，前途都只有受苦，死亡，和永恆的腐爛在等待着；因此他已立下決心，不能再如此生活下去；非找到人生的意義，就用槍把自己打死。」

對於這使托爾斯泰成爲一個思索者，一位思想家，一位「人生的導師」的內心騷動，我們也不必給他什麼名稱。也許這不過是「人生轉變期」的一種情形，對於老年的害怕，對於死的害怕，一種後來變成暫時的精神上癱瘓的神經衰弱症患者的意氣消沉。但是有智慧者——尤其是藝術家的本性，必然要觀察且進而克服其內心的危機。最初，只有一種無名的不安逐漸佔有了托爾斯泰。他要知道，他遇見了什麼事；爲什麼以前似乎如此有意思，如此充實，如此豐盛，如此變化不一的人生，突然變成了空洞而毫無意義？正如其傑作中的伊凡。伊利支初次感覺到死神的鐵爪時那樣驚駭地問他自己，「也許我過去的生活不合正道吧？」——托爾斯泰開始每天檢討他自己的生活 and 人生的意義了。他的成爲一個尋求真理者和哲學家，並非由於思索的樂趣或理智上的好奇心，而是爲了要保全自己，是由絕望出發的，他的思想，正如巴斯嘉（註）的那樣，是瀕於深淵邊上或由深淵中出來的哲學；他檢討人生，是由於害怕死亡，害怕虛空。這時期的托爾斯泰保藏着一張紙片，上面列着他必須解答的六個「未知的問題」：

（甲）我爲什麼生活着？

（乙）我和其他一切人存在的原故是什麼？

（丙）我的或任何人的存在有什麼目標？

(丁)我的心中所感到的「善惡之分」表示着什麼，牠爲什麼存在於那裏？

(戊)我該如何生活？

(己)死是什麼——我如何能救自己？

解答這些問題——他和別人如何能過正當的生活——甚於其文學工作，乃是托爾斯泰此後的三十年生活的意義和目標。

在他追究人生之意義的歷程中，第一個階段所得的結果是十分自然的。托爾斯泰雖有若干虛無主義的傾向（大部分表現於其「歷史哲學」中——見「戰爭與和平」），他却始終不是懷疑主義者。無論在外表上或內心中，他一直過着一種閒適自在的，享樂而勤懇的生活。突然皈依了哲學以後，最初他是去向那些哲學界的權威請教人生的意義。他開始閱讀種種傾向的哲學書，叔本華的和柏拉圖的，康德的和巴斯嘉的，要他們對他解答「人爲什麼而生活」的問題。可是無論這些哲學家或各種科學都不能給他所追求的答案。托爾斯泰快快不樂地發見，這些哲人的意見只在「不直接論到人生問題時才是明晰確切的一，可是當人家問他們求確定的忠告和援助時，他們却老是閃避着不作答覆；

(註) Blaise Pascal (1623-1632)，法國的哲學家 and 數學家。——譯者

所以他們中間沒有一人能說明托爾斯泰認為重要的唯一問題：「我的生活究有什麼現世的意義？」

因此，第二步他就由哲學轉向宗教去尋求慰藉。知識已自絕於他，所以他要求得一種信仰，他禱告道：「主哪，給我一種信仰，並且讓我幫助他人來找得牠。」

在這個惑亂的階段上，托爾斯泰還沒有想到什麼有世界性的教義；他並不是什麼創制者，什麼精神上的革命者。他只要爲他自己，爲那惶惑的人萊奧·托爾斯泰，找到一條道路和一個目標，以恢復他心靈上的和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只要把自己從自己的虛無主義中「救」出來，爲那無意義的存在求得一種意義。他這時絕沒有夢想到要宣揚一種新的信仰，他並不想脫離那古老的、傳統的、正統的基督教。他反而重新去跟教會接近了；他在十餘歲的時候，本來已停止了祈禱上帝、做禮拜、和準備領「聖餐」。他竭力要做得全心全意地虔信；他遵守教會裏的一切誡條和規律，他禁食，朝拜寺院，跪在神像面前，跟主教們、神甫們、和新派教士們辯論；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四福音書」。（註）

於是發生了不安靜的追求真理者總要遇見的事。托爾斯泰發現「福音書」中的規律和誠命都被忽略着，而俄國的「正教」所宣講的「基督的訓誨」絕不是原本的「真正的」

基督訓誨。他在這兒發見了他的第一件工作：解釋「福音書」的真正意義，並將這個「基督教」教授給大家——「作爲一種新的人生觀，而不是一種神祕的教義。」那尋求真理者變成了一個明認信教者，這明認信教者又變成了一個預言者——先知；而在先知與熱狂的傳道者之間是沒有多大距離的。個人的絕望逐漸形成了一種主張服從權威的教義，一種對於一切理智和道德思想的革命，而且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學。那孤寂的人原來又驚又懼的問題，「我爲什麼生活着，我該如何生活？」逐漸變成了一個對於全體人類的命令，「你們該如是生活！」

千年來的經驗已使「教會」特別會感覺到包含在任何個人對「福音書」的解釋中的危險性。「教會」知道，無論何人如要使其生活完全符合「聖經」中的文字，勢必跟「教會」的正式標準和國家的法律發生衝突的。托爾斯泰的第一本講道的著作，「我的懺悔」（註）爲檢查官禁止發行；第二本，「我的信仰」則爲「宗教大會」所禁止；雖然教會的當局，最初由於尊敬這位大作家，不願作最後的處分，但終於不得不把托爾斯泰驅逐

（註）The Gospels, 「新約聖經」中的首四書，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皆記耶穌言行。——譯者

出教。因爲全身心都激動着的托爾斯泰，已在開始去顛覆「教會」，國家，和現世制度的一切礎石了。正如那些「發爾多教派」，（註）「阿爾比宗派」，（註）「非幼時洗禮論者」，農民中的宣傳革命者，以及一切企圖使基督教重返於原始的基督教而完全照着「聖經」中的文字生活的人那樣，托爾斯泰正在無可挽回地變成爲國家的最堅決的敵人，近代最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反集體主義者。他的精力，他的決心，他的能耐，和他那不屈不撓的勇氣合在一起，就使他在一方面走得比路德、喀爾文等最熱狂的宗教革命家更遠，而在另一方面，即社會學說方面，也走得比史蒂納一派最大胆的無政府主義者更遠。不久，近代文明和十九世紀的社會及其一切的正義和不義，就不知道有哪個比這位當代最偉大的文藝家更激烈，更危險的反對者了。沒有一個社會批評者，其破壞力更甚於這個曾經做過其時代的最偉大的藝術建設者的人。

但是教會與國家很明白這種堅決的個人主義者的危險性，很明白即使純屬思想方面的研究也會逐漸侵及實際方面；引起塵世間的最大混亂的，正是那些最忠實最有才能的改革者。教會和國家很知道，原始的基督教目標在建立一個「天國」而不是塵世間的國，其誠命由國家的立場看起來有一部分是叛逆的，否認政府的，因爲牠命其信徒將基督放在「該撒」（註）之上，將天國放在塵世的國之上，所以必然要跟爲臣民者之義務、

國家的法律和機構發生衝突的。但是托爾斯泰僅僅慢慢地才明白，他的追究和摸索將引他到怎樣的一個荊棘叢中去。最初他以爲不過在企圖整頓他自己的私生活，要想使他個人的態度儘量與「聖經」中的誠命相符，使自己的心靈可以得到安息吧了；但他求能跟上帝和平相處，且跟自己和平相處。可是在不知不覺間，那原來的問題，「我的生活上有什麼不對？」却化成了一個概括的問題，「我們大家的生活上有什麼不對？」於是就變成了對於其時代的批評。他開始向周圍觀察，就發見了——這並不是難事，尤其在當時的俄國——社會上的不平等情形，貧富間的對照，豪華與污穢間的對照；除了他自己個人的過失以外，他又看到了跟他同夥的上層社會份子的一般不義，他就認定其主要的職

(註) My Confession, 寫於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二年。——譯者

(註) Waldensians, 耶穌教之一派，一一七〇年里昂人 Peter Waldo 所創，不贊

成天主教而宣傳新教者。——譯者

(註) Albigenians, 第十二世紀時發源於法國南部的 Albi 城的改革派。——譯者

(註) Caesar, 羅馬皇帝的稱號。德語的 Kaiser, 俄語的 Tsar, (沙皇), 都與

此相等，——譯者